



會

顏進

十

服部文庫
417
221
6







論語徵已

日本 物茂卿 著

先進後進。孔安國曰。謂仕先後輩也。朱子刪仕字。非矣。蓋是進士之進。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士之由鄉黨升于官。謂之選。任子豈可刪。禮樂

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
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
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
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
有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
禮樂焉
告顏子四代禮樂衛
靈公篇

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子也也是時人也言而
孔子稱之魯先輩如臧文仲或有是言朱註為是何
註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
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
進猶近古風故從之非矣所謂禮樂因世損益者開
國君制作禮樂時事今先進後進皆以周人言之夫
禮開國君所定孰敢損益雖孔子亦謹奉之耳中庸
所言可見矣而孔子欲以區區議論而移風易俗豈
有此事乎如告顏子四代禮樂及戴記所載頗有謂
殷何如周何如者乃以孔子時當制作之秋故時或

與門人私相論者有之已何晏不識其意妄謂先進
後進既已以己意肆損益周禮而孔子又以不得其
位而欲移風易俗妄之甚者也故朱註為得之但其
引程子之言曰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
其過於文也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
欲損過以就中也是睹本文野人君子而合諸雍也
篇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
以為是說殊不知質謂質行文謂禮樂凡言文質者
皆爾故彼以人之學禮樂成德者言之此曰於禮樂
已如用之則以人之為禮樂言之蓋止禮樂

晏子事見禮記檀弓

林放問禮本八佾篇

為美潔而不知其義。戶務備六物。其服飾華美其器用玉帛交錯鐘鼓鏗鏘耀其視聽以相夸示。謂為君子。至於先進之士如晏子其國奢而示之以儉者則賤以為野人。故孔子曰從先進是與林放問禮本章其義相發也。後世儒者不知古言以文質論之。夫禮樂文也。文即中也。豈有所謂文質者乎。

不及門。鄭玄解不及仕進之門。殊為不通。蓋仕乃後字之誤。謂十哲不及後進之門也。朱子解不在孔子之門及字不穩不可從矣。蓋上章後進必有所指。如

仕先古制作士外傳曰注疏本作今從皇本

臧文仲見公
治長衛靈公篇及九傳
公二年

臧文仲輩而時人稱為君子也。孔子不取。又言從我陳蔡者皆不及其門。然其人皆可用。故作論語者記顏淵以下以實之。不及門者言後進君子皆既沒而顏淵輩生不同時。不及詣其門以受業也。

唐以十哲從祀。誠失考。後世乃躋四配而公之。次十哲而侯之。甚矣哉。後王之驕其貴也。僭矣哉。後儒之驕其聖也。以一人之見而泝乎千百歲之上。以黜陟之傳其道守其教。吾豈敢神穆乎不言而吾任意陟降之神。若或言乎。其謂之何。古者朝廷設爵。鄉黨學校尚齒。不有外是二者。焉為之矣。夫其德

子雖齊聖不先食見
禮記文公二年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史記仲尼弟子傳

顏淵季路侍公治長
篇

侍側本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
侍坐同

諸子欲師事有若孟子
文公篇

子游薦滅明雍也篇

魯無君子公治長篇

亦佛氏言薩羅漢是位已孔子門人
載之下孰能易之夫子之神如在也且雖齊聖不
先父食思孟之於十哲子行也神其享乎今據家語
子路少孔子九歲漆雕開十一歲仲弓冉求二十九
歲顏淵三十歲子貢三十一歲子游三十五歲有若
原憲三十六歲子羔四十歲公西華四十二歲子夏
四十四歲曾子四十六歲子張四十八歲子賤澹臺
滅明四十九歲閔子五十歲史記乃謂有若少孔子
十三歲閔子十五歲澹臺滅明三十九歲子游四十
五歲徵諸論語顏淵季路侍是顏子長季路閔子侍

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德
行顏淵閔子騫是顏閔齒在子路之上。子路曾皙冉
有公西華侍坐。政事冉有季路。其它或子路在先。或
冉有在先。當是子路曾皙冉有三人同年也。諸子欲
師事有若。年齒當尊。子游薦滅明。且曰。文學子游子
夏。是子游當長。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子賤當卑。
檀弓曰。有子與子游立。是有子長。子游仲丘燕居曰。
子張子貢言游侍。子貢越席而對。是子張長。子貢也。
今妄意更定。顏子少孔子三十歲。當是三歲字倒。
顏路少孔子六歲。當是子貢少孔子三歲。子路少孔子

年

史記是子路少九章二十有石。是子
 張少四十八歲。誤二為四。子游滅明家。為走檀弓
 載曾子責子夏曰。商女是齒當相若也。
 人各有資質。雖聖人不能強之。故因其材而篤焉。及
 其成也。德以性殊。故有六德九德之目。材以性殊。故
 有四科之目。苟不殊。何以官之。天地無棄物。明時無
 棄材。器使之謂也。故教之方。苟不因其材而篤焉。則
 與官人之道相反。豈古道哉。若回也。非助我者也。亦
 顏子為人沈嘿。其性然如孔子。則微生畝譏其為佞。
 不然也。是其於吾言無所不說。不與非助我者也相

關已。後儒乃言大聰明。故如愚。不知雖聖人亦性殊
 故也。

孝哉閔子騫。外人稱閔子之言也。而孔子誦之。人不
 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人謂外人也。父母昆弟以為
 孝。外人亦以為孝。此所謂不非間也。大氏父母昆弟
 內或相尤。外必向人稱其善。人之情為然也。故人多
 不信其父母昆弟相稱美之言。唯閔子孝於邦。故
 外人稱其孝。而不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仁齋以
 間為讒。亦不知孔子之於弟子。不容稱其字也。

南容三復白圭。抑詩之。言抑。言白圭。三復。

唯一章已

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古之道也。十戴禮虞戴德曰。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朱子曰。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此誠然。然孔子行古之道者也。古之道是不問一歸諸孔子。不知孔子者也。天喪予。朱註。悼道無傳。宋儒哉。夫聖人之興必有毗輔。苟無毗輔。雖聖人何能以一人為乎。故顏子之死。天意可知。是所以傷也。不爾。子路之死。天祝之嘆。其謂之何。何必謂公羊皆妄乎。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非我也。夫句絕。二三子也。句絕。檀弓曰。人豈有非之者哉。非字正同。言二三子聞厚葬必咎孔子之不能止也。二三子指門人在它邦者也。蓋孔子自悔其不能痛禁厚葬也。或疑聖人宜無悔。殊不知悔之者哀之深也。人情之常也。舊註謂非我之罪也。顏子門人之罪也。大失孔子口氣。

事鬼神之道。孔子何嘗不言。嘗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也。至於子路問事鬼神。孔子所以不告者。蓋子路之心在知鬼神。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抑之也。子路果問。孔子曰。未。生焉。

嘗曰為政篇

禮記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神道設教易上象大觀

知死羞死者不可言也。夫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孔子未死。子路未死。段使孔子言之。不能。俾子路信。子路亦不能信。是無益之事也。故孔子不言焉。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它日宰我問之。則言之。易大傳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且聖人不知鬼神。不知死。則安能制作。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言知生。則知至焉。宋儒紛紛。欲以理明之。其說終歸無鬼矣。務騰口舌之失也。仁齋輩又因此而疑繫辭。詆三代聖人。不可謂妄乎。且其言曰。鬼神非所以為教也。夫聖人以神

羿羿不得其死然憲問篇

江曰左傳定公十五年

道設教鬼神豈非所以為教乎。蓋其人亦以騰口舌為教。故有此言。陋矣哉。不得其死。然邢昺曰。然猶焉也。得之羿羿不得其死。然可以徵已。貫事也。釋詁文。史漢謂舊例為故事。舊貫亦謂舊例也。魯人為長府。其詳不可知矣。蓋財貨之入。有倍常年。而府不能容也。故魯人別作長府。舊例必別有錯置。而不必作府。故閔子云爾。其後蓋有災。而人皆悔作長府。故孔子曰。有中。後人解為中理也。如左傳載子貢懸斷魯之起。憲之死也。仲尼曰。賜不幸言

動容周旋中禮 孟子盡
心篇
言中倫四句微子篇

家語辨樂解

而中是也。皆謂有驗也。如射中正鵠亦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如動容周旋中禮亦暗合於先王之禮也。如言中倫行中慮身中清廢中權亦古聖人之道有倫有慮有清有權而其所為暗合也。如刑罰中亦謂古典也。理在我思而得之。豈得謂中乎。是皆坐不知古言已。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中庸以北方之強為子路之強。可想其為人矣。子曰。由也升堂矣。於是乎益知後世變化氣質之說。每已升堂入室。蓋古言朱註已造乎正大高明之

用此言辨樂

善人不入於室本篇

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段使變化氣質果為聖門之學。則豈足以為一事之失乎。且正大高明精微之奧。徒以虛字形容之而未詳言其何所指焉。仁齋懲理學而惡精微之奧。代以從容自得之域。善人_未入於室。豈從容自得之謂乎。是皆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蓋身通六藝而其材足以為大夫。是升堂者也。通禮樂之原而知古聖人之心。是入室者也。夫身通六藝德以性殊。雖殊手皆足以長民。苟能長民則謂之升堂。不亦宜乎。仁齋又曰。聲音之失微。言_未入於室。質勇剛不足。和則豈

堂：子張可者與之共
見子張篇

宣公稅畝九傳宣公十
五年

特聲音之失乎見逐以為解者其言師也過商也不及如堂堂乎張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可以見已朱子曰道以中庸為至中庸豈以名道乎

季氏富於周公不言魯公而言周公者以全魯言之也當是時三桓四分公室而季氏有其二則魯公豈足言乎魯自宣公稅畝而季氏之二適與周公之富相當而又大夫不具官則季氏之富過於周公全魯之時矣或曰周公非且也謂東西二周公也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天子之卿亦通季氏至附益之十七

字亦孔子之言故曰求也子曰在中古文辭宜若是乎爾朱註貶冉有至矣仁齋先生曰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斂而附益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如後世貪吏所為然季氏富於周公則為冉有者宜為之散粟施財以救其民為急而反附益之此夫子之所以深責之也夫損下以益上適所以損夫上也冉有之意本在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可惜乎可謂善解論語已然猶有言焉蓋唐宋以後世無政事之才矣世之言政事者知而無不言為宰相者知而無不言然不知政事有先後亦緩急之

施也。丁曰：發至於魯魯一變至於三。曰：備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可以見古之道已當是時，冉有之所先未可知矣。然必別有所先而未暇及賦稅也。而孔子以此為急，則冉有可謂過已。其實豈有聚斂附益之心乎？然孔子曰：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是所以歸罪於冉有也。歸罪於冉有者，所以警季氏也。首以富於周公起端，可以見已師也。辟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朱子曰：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是皆未得其解者也。何則？邪辟便辟，豈子張而若是乎？果爾，孔子何曰：

子曰季氏篇

趙岐註見孟子盡心篇

師也過乎。趙岐註：孟子曰：琴張、顓孫子張也。其為人蹠蹠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學記曰：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樂記曰：齊音敖辟，喬志蹠蹠，一足行貌。譎詭謂不拘常度也。以此合觀，則子張有好敖之失也。由也，嘖。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嘖。嘖，邢昺曰：舊註作嘖，嘖字書。嘖，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嘖嘖失於禮容也。今本嘖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朱註乃云：粗俗本諸諺俗語也。則鄙俚之義也。子路升堂，豈容以鄙俚品之乎？且況嘖，諺字殊乎。大氏此，早與湯之也。求也。藝者，殊。皮解諸小。

蓬廬也篇

易學辭子曰顏氏之子其
治庶幾乎
四代禮樂衛靈公篇

故揚其善此亦謂其失以便白之或使朋
友傳之耳程子曰曾子卒傳其道此何所據韓愈原
道何足為據

回也其庶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其必受命而
興也左傳諸書可以徵已孔子告以四代禮樂亦可
以徵已顏子不幸短命而死孔子之言不驗故魏晉
間王弼何晏更其訓而謂庶幾聖道失於古言非矣
是孔子語其常已雖不驗而猶驗矣且以賜不受命
並言可以見已有必興之德而屢空此不欲小用其
才故也世儒多謂顏子樂於陋巷有孔子在殊不知

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
憲問篇

論語公治長篇
升庵外集經說部

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顏子則異於此焉顏
子不欲小用其才即伊呂之志也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喜用其才也億則屢中喜用其智也喜用其才智
者不及顏子也顏子雖屢至匱乏而必將興子貢則
用其才於治生雖不受命而不至乏絕是其所以殊
也孔門唯顏子子貢以聰明稱故孔子嘗以孰愈問
之此章亦並言者其故為爾殖升庵以為與殖通引
考工記說文毛詩註韓文然中庸曰貨財殖焉則其
說非矣

世人不知識善者是世傳氏言善而人其說一也

者之迹熄孟子離
婁篇
大王肇基王迹尚書武成
文

善則輒作也。故孟子謂善人曾而未學才也。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仁齋曰：行善而不倦，其德有足稱焉者，故舉世仰慕焉。皆為未識善人之解。孔安國曰：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此漢時猶不失古言矣。蓋孔子嘗以聖人並言，可見豪傑之士如管仲輩是也。故孔安國以創業言之。踐迹如王者之迹，王迹蓋先王禮樂，有所以統理天下者存焉。是王者已行之舊迹，故謂之迹。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言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如大王肇基王迹，言至大王而始踐古先聖

可欲之謂善盡心篇下

王經營天下之迹也。如管仲為仁於天下，不循聖人之迹，變化縱橫，或似能入聖人之閫奧。故孔子斷以不入室耳。如管仲輩亦有其道，故子張以善人之道為問。如孟子可欲之謂善，亦謂其為天下之人所好也。五霸假仁，故置諸信之下。大氏後世說古書皆作窮措大解，可笑之甚。

論篤未得其解，何註謂口無擇言。朱註言論篤實，豈其然。按諸史籍多稱評論之至者為篤論，意者論篤必謂時人之論也。是者是非之是，與平聲言以時論為是。歟。一曰：子者為色莊者。答子貢問

見子路篇

綴人皆好之意。註以為善人之車之。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大戴禮。虞戴
德。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
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孔子
蓋以是道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朱註。因之。然此不徒相失而已。蓋顏子故在後。以護
孔子。蓋鬪也。故及其至也。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子
曰。子在回何敢死。包咸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是
徒解文句耳。蓋顏子不言其鬪。以護夫子。而曰夫子

無恙。回不敢鬪。一以無伐其勞。一以安夫子之心。藹
然君子之言也。故記焉。曰死者。皆謂犯死也。如史殊
死戰也。朱子不知古言。懵懂哉。且顏子方其後之時。
豈知子在乎。故知是與孔子相見之言也。且所謂夫
子不幸而遇難。必捐生以赴之矣。是豈待遇難之後
乎。亦豈翹顏子哉。餘子皆能之。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胡氏動作其春秋之解。何必然。
吾以子為異之問。異之問。異問也。與子亦有異聞乎。
之異同矣。朱子訓非常。非矣。
夫人之子。少之之。小子羔長。曾子六失。世而學

書子盡心篇

大傳於不辭

至子天下篇曰詩以道志
直事

左傳隱公三年

曰文言

未成故三爾必書然後為學書
信書易大傳書不盡言皆謂尚書莊子曰書道政事
故子路云爾後世以為黃卷都名不識古言也
以吾一日長乎爾乎爾語助辭朱註以汝解爾失古
言也孔安國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是豈
以汝解乎如或知爾爾汝也勇且知方何註方義方
朱註方向也何註為勝義方出左傳謂為人下之道
各有所守不可轉易如方隅然方主於義故曰義方
易曰義以方外是也鼓瑟希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
音希古人之解可謂善得其態已朱子不用之希訓

孟子數孟子告子篇

禮記子解曰曾點疾時
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
河間合沂風子舞雩
語狂者見其

間歇主一無適錮於中耳孔安國又曰鏗者投瑟之
聲朱子弗取亦謂不敬邪三子者之撰孔安國曰撰
具也為政之具易韓康伯解數也仁齋曰猶言素蘊
非矣蓋古言猶言三子者之道也孟子曰夾小數也
孔安國孝經傳曰廢此二義則萬世不協父子相怨
其數然也又曰孝者德之本數之所由生也是安國
韓康伯所謂數者可以見已亦當時之言也按曾點
浴沂之答微言也後世詩學不明故儒者不識微言
豈得其解者按曾點有志於禮樂之治見于家語是
必有所傳授夫子稱點狂者其言古之

顏子問為邦衛靈公

人其志也。大者亦制。作禮樂。隆於二。所謂
古者。豈非三代之盛時乎。古之人。豈非文武周公乎。
大者。豈非治天下乎。外此而語大。非老莊則理學也。
然制作禮樂者。天子之事。革命之秋也。故君子諱言
之。顏子問為邦。可以見已。且公西華諫于禮樂。而曾
點承其後。則不容言禮樂。且其意小。三子志諸侯之
治也。而難言之。故不言志。而言已。今之時也。是微言
耳。夫子識其意所在。故深嘆之也。觀其鼓瑟希。則久
已思所以對也。投瑟鏗爾。原思備錄其英氣勃勃不
可遏者狀也。暮春者。春服既成。數語高朗爽快超然。

子貢為衛君之問見
而篇

穎 性

南容所言見憲問篇

高視狂者之象也。大氏孔門諸子。穎利不可當。觀子
貢答為衛君之問者。豈尋常之人哉。然朱子人欲淨
盡。天理流行。固其家學。仁齋乃言有唐虞三代之民。
含哺鼓腹。各遂其生氣象。則老莊之見矣。蓋曾點所
志。乃伊呂之事。方其未出。則釣渭耕莘。若欲終其身
者也。待明王興而出。出則道大行於天下。制作禮樂。
以陶冶天下焉。是其志安可言哉。且孔子其人也。故
不言其志。而言已。今之時。則志自可知耳。比諸南容。
則曾點大穎利。南容所言。亦曾點之志。但露其幾。故
孔子所不許也。曾點穎悟。以不言而。以深。

有是哉子之迂也子路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本篇

與之也。觀於季氏之喪。曾點信其
喪不中禮。與無喪者同。已故曾點之歌。所以諷刺之
也。此皆狂者之事。其作用與尋常迥異焉。或曰。果若
子言。孔子使言志。而曾點不言。是宜若不祇孔子之
命。然曰。諸子之於孔子。猶如家人父子。豈後世尊師
道者比哉。觀於子路。有是哉子之迂也。及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可以見已不啻此也。觀於堯舜禹臯陶。吁
嗟。嗚呼。于一堂上者。則師弟子之際。可知也。已古之
道也。

克己復禮者。納身於禮也。為仁者。行安民之道也。非

脩己以安人憲問篇

謂克己復禮即仁也。欲行安民之道。必先納身於禮
而後可得而行也。脩己以安人。及中庸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首脩身。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
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
矣。皆是意。古昔聖賢相告戒。皆不過此意。而顏子於
為仁之方。不待教而知之。故孔子以此告之。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言苟不脩其身。則雖行仁政。民不
歸其仁。是顏子才大。故以行仁政於天下言之。故曰
天下歸仁。門人問仁。唯於顏子。子張沈子。以天下言
之二子。亦大故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行仁

子張問見陽貨篇

傳昭公十二年

約我以禮子罕篇

於彼而行之在己故不脩身不可以行也。曰字則克己復禮所以行仁而非仁審矣。左傳曰克己復禮仁也。古書之言有若是者。孔子特加為字。可以見己馬融曰克己約身。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訓己為身。與下文由己相應。約身如約我以禮。觀於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復禮之外更無復克己者。章章乎明哉。宋儒析以為二。可謂謬已勝私欲而復天理。浮屠之遺習。與斷無明証。真如何別乎。且訓己為私欲。未知何據。又不與由己相應。凡言禮者皆先王之禮也。豈容以天理解之乎。如仁齋以舍己從人解。

湯武反之孟子盡心篇

言可復學而篇

高明柔克書洪範
溫克詩小雅小宛篇
子克家易蒙

禮之禮孟子離婁篇

克己亦強己舍己豈得謂克己乎。朱註復反也。本諸孔安國。然至於以復初為說。亦老氏之意。不可從矣。孔安國之意。如反身。湯武反之之反。蓋禮在外。反之於己而踐之。猶之可矣。然言可復也。復訓踐。故不如訓踐之勝也。如克敵戰。克克固。訓勝。然如高明柔克。沈潛剛克。飲酒溫克。子克家。豈容訓勝乎。克家者。謂治家而家莫有不可制者也。克己者。治己而已。莫有不可制者也。故馬融訓約身。莫以尚焉。謂檢束其身也。非禮者。謂似禮而非禮者也。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可以見己。朱子外先王之禮。亦人理。

之節文禮仁亦取諸其臆可謂非不
察諸仁齋又曰能汎愛人而亦能有節文則仁斯行
矣淺矣哉子弟之行豈可引乎
出門如見大賓言政莫非王事也使民如承大祭言
民莫非天民也二句言敬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
敬行仁之本恕行仁之要在邦謂在邦之人卿大夫
是也在家謂在家之人鄉人是也君奭曰在家不知
可以見已二句行仁之效或以在邦在家為仲弓在
邦在家非矣克己復禮與此章皆古語故皆曰請事
斯語孔子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者可以見焉按仲

仁金指通義金仁山說
教以直內易文言

史記仲尼弟子傳

弓南面之器故孔子所告諸侯之仁也如見大賓如
承大祭與克己復禮同而彼舉其全此提其要至於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顏子不須告天下歸仁與在
邦在家無怨其言效者亦有廣狹之異此仲弓之所
以不及顏子歟然如朱子以乾道坤道解之鑿矣又
有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傳會此章者易語臣之道
而此語君道且義恕不同皆妄言已
孔子答司馬牛以仁者其言也詎邢昺引史記司馬
牛多言而躁故孔子答之以此是誠聖人善誘也朱
子曰仁者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不

得而易。是自其心。之說不可從矣。豈僅其心常
存不放。苟無安民之德。安得謂之仁者乎。仁齊曰。仁
者專務力行。而不以易為之。亦未免窮措大之見矣。
蓋仁者安民長人之德也。仁人者以此為心者也。民
與人亦衆哉。為此則害彼。施彼則此怨。人與人相因。
時與事相推。我謂是足以利民而為之。而害生於吾
所不知者。不尠焉。故仁人之為仁。每難之。佞者則否。
取其可言而言之。不復問其所為何如。故其言每可
聽。而害乎道。此巧言所以鮮仁也。而為之難言之。詎
以此。

君子不憂不懼。仁齋曰。非仁且勇者不能。是本諸仁
者不憂。勇者不懼。可謂奪席之雄。已然孔子曰。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此孔子言而孔子解之。此外復何
言。舍此而作解。此豈欲勝孔子而上之邪。夫君子成
德之稱也。德成於己。故內省不疚。其意或謂仁者勇
者皆成德之稱。皆君子也。則孔子何遺知者。
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是司馬牛憂桓魋之將為亂。出
於孔安國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乃曰。司馬牛實無
兄弟。是其人不學詩。故不知言語之道也。有兄弟而
曰無言。詎之道為爾。子夏曰。死生有命。由貴在天。

若俾牛實無兄弟是。何所關涉也。且憂者憂才。然也。甚哉仁齋之不識字也。死生有命。言其不可辭也。富貴在天。言其不可求也。朱子曰。命稟於有生之初。泥矣。凡言命者。以其來至為言者也。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是豈稟於有生之初哉。如天命之謂性。則語性。故謂之稟於有生之初可也。謂命必稟於有生之初者。其究必至於廢學違道。不可不辨。敬而無失。無過失也。朱子以不間斷解無失。以有節文解有禮。是自其家學。不可從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鄭玄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

漸以成之。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朱註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然古言皆以淺為膚。馬融得之。邢昺曰。愬亦譖也。變其文耳。朱註譖毀人之行也。想想己之寃也。蓋想想己之寃者。必兼譖人。譖人者。不必皆想想己之寃。朱註得之。明者為人上之德也。故古言明者。以為人上者言之。此章是也。朱子以為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此自後世明理之說興。而人昧古言。故或疑此章之無味耳。大臣人君喜察察之明者。必疑其大臣而不任。以近習為其耳目。古今通弊也。故孔子以小蔽於近。為人君之明。可謂萬世之至。

言已浸淫之譖譖者也。膚受之愬，恃寵者也。受
寬之淺，輒愬諸君，狎恩所使也。近臣不狎恩，不得用
其譖。人君之明也。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正與此相
表裡。蓋不敬大臣，則下伺上意，結交近臣，明之所以
蔽也。既曰明，又曰遠者，書曰：視遠惟明。子張蓋問書
於孔子也。夫所以不能視遠者，蔽於近故也。大臣得
其人，則九牧而萬國如綢舉，而目張如以臂使指也。
不然而欲燭萬里之外，豈可得乎？庸君則疑大臣而
任近習，遠之所以不燭也。是視遠之道亦在不蔽于
近耳。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子貢為邊邑宰而問政，故孔
子告以此。民信之者，言民信其為民之父母，不疑也。
是非由足食足兵而信之，然非足食足兵，則民亦不
信之。故足食足兵在前耳。民無信不立者，上無信則
民不立也。為民之父母，仁也。上仁而民信之，是信之
在民。故曰：民無信不立。其實信者，上之所為也。孔安
國曰：治邦不可失信，得之矣。不立者，民心動搖，無所
措其身也。朱子曰：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
是不得其解而動為五常之說。經生哉。仁齋曰：教民
以信，講哉。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元字一句朱註謂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是析為二句非矣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言文質之不可相無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言文之可貴也言苟以鞞則虎豹猶犬羊也上下意殊何註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是作一意相承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子成之意而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子貢之意也然子成分明貴質故何註非矣朱子曰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是朱子不知言語之道吹毛求疵仁齋曰夫君子之所以為君

子者文而已矣而所謂文者謂文質適均之文非對質之文也所謂郁郁乎文哉是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貴賤尊卑各有等威謂之文非文質彬彬則不可謂之文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與野人無異豈足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哉是與其平生議論大殊豈欲殊朱子為其病根邪夫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也文者謂禮樂也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及此章皆以質行禮樂對言孝弟忠信者君子野人皆不可無而禮樂則君子之所獨其義甚明矣夫一皆對質言之豈有所謂文

質適均。文者。正。其。乎。古。言。乃。欲。就。禮。樂。上。分。文。質。是。古。書。所。無。矣。之。甚。者。也。仁。齋。又。踵。其。誤。而。謂。此。為。文。質。適。均。之。文。彼。為。對。質。之。文。其。人。嘗。譏。宋。儒。有。理。之。命。氣。之。命。而。今。又。倣。其。尤。者。何。哉。至。於。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言。最。可。笑。之。甚。夫。文。者。禮。樂。也。禮。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人。之。道。也。君。子。治。人。者。也。野。人。治。於。人。者。也。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文。而。已。矣。徒。以。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則。孔。子。何。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中。庸。何。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乎。年。饑。用。不。足。哀。公。之。意。言。其。所。以。自。供。不。足。也。有。若。

以為所以振濟民不足也是用字哀公以其好用言之而有若以國用視之故曰盍徹乎魯自宣公稅畝則民習於二者久矣今值年饑而復徹則民不困於饑也及其曰二吾猶不足而有若悟哀公之意故言君民一體之義以喻之為其國君而忘民故也不爾問答不相應豈不誠迂乎舊註皆不得其解矣古註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貢助豈不為天下之通法乎仁齋曰通貢助二法而用之故謂之徹亦非命名之義蓋夏貢殷助周兼用二法而皆通均收也日一取耳夏貢殷助不必皆通耕

均收而處創通之制是周制所以益詳也揚
氏之言朱註收之雖非有若盡徹之意所謂一徹而
百度舉矣者亦至論也蓋周禮壞而徹廢何則量入
以為出什一之稅僅足以行周官之制度耳
崇德俾德崇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主之云者以
此而學也古之學詩書禮樂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
之則也戴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曰徙義皆加
之以學是主字之義也學而曰過則勿憚改亦徙義
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人之情也非惑詩曰君
子萬年又曰投畀豺虎可以見已宋儒以欲生欲死

詩書義之府也二句數見

禮器

詩小雅瞻彼洛矣

又曰巷伯

為惑是佛老之見耳又昧乎惑字之義矣惑者無定
見而為人眩惑也善人當愛不善人當惡是其人之
善不善素定然嚮所愛之人今則惡之是我無定見
而為物眩惑故孔子極言愛惡之至以明之愛之甚
欲其生惡之甚欲其死是愛惡豈可遽變乎可見其
為物眩惑是孔子之意也後儒昧乎辭而不得其解
以陷於佛老悲哉誠不以富二句程子以為當在第十
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今從之

片言可以折獄蓋古語也孔子誦以美子路片言者
聽訟者之片言小正守之古註謂不具兩造豈有

聽訟而不得兩生孟子。訟諍矣。子路無宿諾。古註宿猶豫也。如預約來年是也。事不可豫知。故無豫諾。欲不爽諾也。朱註宿留也。迫急之甚。是自宋儒之見耳。此因唯恐有聞而生此解。然學問之事。自不與已諾同也。
聽訟吾猶人也。聖人之不貴聰明也。必也使無訟乎。言若必欲見我之材。則使民無訟。是或可能。若聽訟則非我所長也。蓋世貴才。諍以善聽。訟誇其能者有之。然人之情。偽萬端。訟之不易聽。必欲於此見其長。則其害有不可勝道者。故孔子云。爾學者多昧必也。

二字之解

王肅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似小失矣。居者。如居仁之居。身居於政也。謂視政如其家事也。是以心言之。忠者盡己之心。委曲詳悉。是以事言之。
仁齋先生曰。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美名也。褒稱揄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名也。分疏怒宥。使其不終為惡人。有味哉。其言之。學者忽觀此章。必欲沮壞其惡。是見一生所見無善。天下之人皆惡人。則其人生以沮壞人事為務。是望人之心哉。

不欲憲門篇

中庸六德周禮

只伊九德書臯陶謨

朱子之無欲有學不欲皆謂廉也猶言無欲古言
為爾不知者乃謂不欲與無欲殊矣故詳諸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在上之稱小人謂民
古書每然德字如民德歸厚之德謂自然有若是者
也如其它三達德六德九德雖與是不同亦當由此
轉觀庶可以識古言已

聞達之分聞者主名之聞於世而言之也達者主我
道之行於世而言之也質直不事矯飾也朱子以忠
信解之似而非矣好義不苟阿也察言而觀色察人

庸違書堯典

之言觀人之色也慮以下人慮者謂用心委曲也皆
有遜志柔順意雖不矯飾不苟阿而亦必柔順謙卑
乃達之道也辟如風乎巽以入是以達於宇內而莫
之能遏焉如亢簡絕物雖質直好義乎不能達也色
取仁者唯顏色學仁者也取者謂取之於仁者也行
違者謂行與顏色違也仁齋謂行實違其本心非也
蓋其意謂色取仁者亦非有意於為不善矣但其學
仁而不得其道故唯以善顏色而其所行非仁乃有
違其初心是亦善得孔子言之之意矣然是與靜言
庸違義同則不居之不疑是又色取仁

者之所以卑也。假而不為，有似其有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門人詳錄是者，何謂也？樊遲
問夫子之教而謹錄焉。書其地者，謹之道也。且古者
侍於君子，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見顏色者，見顏色
之愉也。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見夫子之暇而愉也。
故問其所欲問，尊師之道也。且古者君子惡舉人之
過而欲聞其過，惡舉人之過也。弟子有問於稠人之
中，則師或不斥其過焉。故弟子欲聞其過者，必於無
人之處焉。如舞雩之下是也。非不欲暴己之過也。恐
君子之難言之也。學之道也。夫子善其問。朱子曰：善

其切於為己是或然矣。然以樊遲之難問，故夫子獎
之。亦善誘之道也。樊遲錄而地焉。後君子從而弗
削焉。其諸以是乎。崇德脩慝，辨惑蓋古書之文也。先
事後得。朱子曰：猶言先難後獲也。孔安國曰：先勞於
事，然後得報為是。朱子以得為効。辨見于上。大氏古
人所謂學在應事接物之際，而非如後世動求諸心
者。故謂之事可以見己，以得其報為心，則必有作。較
德之所以不崇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唯其心之所
嚮而慝可見也。惑者知為物奪也。一事輕而身與親
重。凡人所見之言皆然。然月時子一朝之忿忘其身。

以及其裁者非為物奪牙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謂仁人也蓋仁為安民之德然
徒以安民為仁則小子欲為仁而不可得焉故告以
仁者之愛人也知人亦謂知者也知者之事豈止知
人哉然徒求於廣遠則非所以便於學者焉故告以
知者之知人也然孔子所謂愛人亦謂能成其愛也
則安之也知人亦謂能成其知則用之也後儒泥孟
子而以惻隱視仁以是非視知動求諸心故言愛而
不及安之言知而不及用之愛不能成其愛知不能
成其知以貽有體無用之誚者乃坐溺乎流而昧乎

源是以不識古言失於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
舉直錯諸枉蓋古語言積材之道者也直者材之良
者也枉者材之不良者也謂舉直而措之乎枉之上
枉者為直者所壓而自直也以木材之良不良喻人
材焉不爾曲直豈足語臯陶伊尹乎且衆枉豈可悉
廢乎不仁者遠矣朱子曰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
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得之但樊遲
未達朱註以為疑仁知之相悖仁齋先生曰知人以
下專言知之德甚大也樊遲之所疑夫子之所答子
夏之所述皆在不知矣遲乃非疑仁知之相悖夫子

曰知賢才而舉之子路

亦非兼仁知而也為是也朱子富子之解及於巧
矣樊遲蓋疑人之不可悉知也猶如仲弓焉知賢才
而舉之也能使枉者直樊遲未之信所以問子夏也
子夏引舜湯之事以証之已大氏後人以知人為知
人之賢不賢殊不知聖人之意唯言知賢人也唯賢
人為難知焉非知者不能知之矣故以知人為知老
之事學者思諸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仁齋先生曰其人不可則
暫止不言俟其自悟有味乎其言之矣人多以為交
於是乎可絕矣小人哉

友直諒多聞李氏篇

以文會友古者宴會皆用禮樂文者禮樂也友直友
諒友多聞所以輔仁也不言輔德而言輔仁是道也
者先王之道也而學者依於仁

論語徵已

